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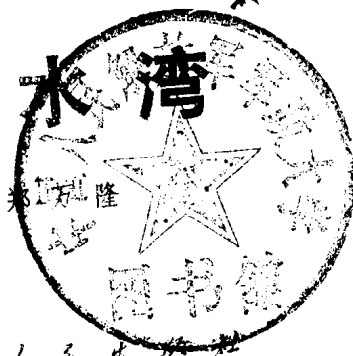
An illustration on a dark blue background showing a group of people wading through water. In the foreground, a person wearing a white shirt, dark pants, and a wide-brimmed hat is wading, carrying a long pole or spear. Behind them, another person in a white shirt and dark pants is also wading. Further back, a group of people are visible, some carrying poles or spears. The water is depicted with white and light blue ripples and splashes.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mid-20th-century book cover illustration.

响水湾

郑万隆

响

水湾

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响水湾公社阳坡庄大队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大干大进的斗争故事。

小说通过探泉、种秋、保苗等情节，描写了阳坡庄大队贫下中农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同“三自一包”的修正主义路线，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，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展开了波澜起伏、错综复杂的斗争，巩固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，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。

作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，热烈歌颂了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；塑造了主人公老支书李耕以及团支部书记王桂花、老饲养员陈得水、老贫农陈二、气象员陈大菊等的英雄形象。

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语言生动，有特色。

响 水 湾

郑 万 隆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526,000字

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143 定价：1.00元

燕山深处有一条响水河，河两岸座落着十几个村庄。阳坡庄大队在河下梢的山湾里。这个三百多户的山村，被响水河分割成南北两片，一座石桥连接南北，桥南的叫桥南庄，桥北的叫桥北庄。

响水河是条干河，空有河名，看不见水流，也听不见水响，到处是一片片光秃秃的荒石，一片片白花花的砂砾。人民公社化那年，为解决河两岸十几个村子用水，修了个蚰蚰沟水库，从那里引下水来，曲曲弯弯几十里，流到阳坡庄村边边的柳塘时，连脚面都盖不住，连坑底也湿不了。水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这条河，老辈人说，早先，河深水满，从盘云岭西面的深山里流出来，绕过落枫岭，穿过喜鹊桥，流过庄稼地，钻过阳坡庄的石桥，拐个牛犊弯儿，流进峻峭深阔的雾岭里。

可如今，响水河畔的阳坡庄社员，守着河想水。

大队猪场在桥南庄的龙王庙台上，依傍着响水河的石

堤，是个高坎大坡，站在那里，可以看到整个山湾。

拴柱妈是大队猪场的饲养员，今儿也不知咋的了，活儿忙不过来，挤手压脚的，溜溜地转了大半天，好象还没做利索。等她锁上猪场门，抬头一看，嘿，老阳儿要沉下山了，漫天的晚霞，把山湾里燃烧得一片金黄、火红。

她今年五十出头了，中等个儿，微胖，虽然额头上爬满了皱纹，可头发还是满黑满密的；穿着适身的黑市布裤褂，腰间扎条毛蓝布围裙，脖间系条羊肚手巾，显得精神神、利利索索的。她大儿子立柱，一九五二年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；拴柱是老二，过了夏至，就满二十七岁了，在队上担任治保委员、基干民兵连长；女儿娟子到年根儿十五岁，初中刚毕业，也参加农业生产了；老伴李耕土改后是这庄的党支部书记，一九五六年调到县城工作，先农林局，后来又工厂。按说，她家人口轻，都干活，拴柱妈没啥可着急的事了；其实，才不是呢。李耕一年到头回不了两趟家，家里这一摊子事，都撂在她身上，真够她操心的。

就说拴柱吧，大前年冬天，在县委党校学习时，他和杏林岗的玉兰对上象了。麦秋前，玉兰妈捎信来，要拴柱妈去杏林岗住几天。井深井浅蒙不住吃水的，灶门冲哪儿瞒不住对门的。拴柱妈知道，去住几天，就是要议定孩子结婚的事。她心里咋不急呀——还没和拴柱他爹商量呢！

拴柱妈拍打着大襟，双手向后理着松散的头，急急忙忙地沿着河堤朝石桥走去。她和老伴约好今晚商议儿子

的婚事。但她走了几步，又后悔了，老头子这会儿忙村里的事，还忙不过来呢，哪有工夫、哪有心思谈拴柱的事呀！

她想着老头子回村后十几天里发生的事，比今比昔，比大比小，比公比私，打定主意，今晚先不和他爹谈拴柱的事了。

村里十几天来发生的一桩桩事情，一下子浮涌在拴柱妈的眼前了——

阳坡庄今年又遇上了顶门掐脖大旱。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，连续三年遭到了灾荒啊。从去冬到今春，山湾里整整一百五十天无雪无雨，不向老天低头的阳坡庄社员们，也整整奋战了一冬一春，用汗水绿透了、又染黄了麦梢，从旱魔口里夺得夏粮较好的收成。人们常说：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”在这旱火烧灼的日子里，刚刚迈过芒种节，社员们就一面忙着抢收小麦，一面忙着抢种麦茬作物。熟一块，割一块；割一块，种一块。活茬儿一天压一天的，真是腾不开手那么忙，追脚后跟那么紧。李耕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响应毛主席、党中央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，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伟大号召，回到了阳坡庄，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。

李耕和阳坡庄贫下中农一起打游击、闹土改；又领着大伙儿一脚一个窝走到高级社。一九五六年他调县里工作，一晃，离开阳坡庄六年。如今，他踩着割麦的镰声回村了，阳坡庄贫下中农从心眼里高兴，他回来的是时候呀。

可也有人说：“这哪如在县城里工作滋润呀！”还有人

说：“放着轿子不坐，非要找枷扛，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！”也有的人，远远地站在墙根，鼻孔吭吭喷着气，用冰冷的眼光瞅着他：“等着瞧吧，有他一把酸枣核嚼！有他一副后悔药吃！”

李耕把这些看在眼里，听在耳朵里，却没放在心上。他放在心上的是党的基本路线，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的号召。

响水湾是个有名的缺水山沟。解放前，一遇天旱，人们就离乡背井地逃荒；解放后，组织起来，办起了互助组、农业社、人民公社，天旱人们跟旱斗，闹山洪就跟洪水斗，改变了过去那种听天由命的状况。但是最近几年，虽然阳坡庄还是那个阳坡庄，情况却不同以前了，遇上干旱或洪灾，有些人不是巩固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，不是一心扑在集体生产上，而是热心出外工，搞副业，抓活钱，发展到这一二年，有灾无灾、灾轻灾重，对农业生产也不上心了，什么来钱就搞什么。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董清明说：“只要分值看涨，粮食打多打少怕啥！”分工管副业的副大队长谢横顺说：“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雀！庄稼不收钱上收，一样有吃有喝！”这样一来，劳力多、门道多的人，很快就肥起来了；劳力少、出不去的户，生活就越来越困难了；军、烈属，五保户也受不到应有的照顾了。庄稼地的事儿，大队长董清明不管，副大队长谢横顺更是不过问；今春这茬小麦能够长得比较好，是党支部陈得水、王桂花坚持抗旱才夺得的。眼前，抢收之后就要抢种麦茬谷，不

坚持抗早就无法下种，更不用说保苗夺丰收了。可是，党内对当前的旱情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态度、不同的作法……才回村十几天的党支部书记李耕，根据他的经验和回村后所掌握的情况，深刻而又鲜明地感到，当前阳坡庄能不能解决水的问题，不仅是能否种好麦茬谷的问题，关键问题是坚持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这是一场保卫、巩固、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严重斗争。由他建议，支委会经过激烈的争论，决定了两件事——烧起了两把火。

这两把火，把阳坡庄社员的热血烧沸腾了！

头一把火，是把大队长董清明决定的在麦期口上要派工外出的事，给阻止了。李耕说：“这个外工不能出。今春，大伙儿不怕辛苦，不怕流汗，好容易夺得了麦秋的好收成，眼下，强壮劳力都走了，农活撂给谁干？粮食还要不要啦？”麦收后，李耕又把那对出外工有利的小麦预分方案改变了，使那些劳力少、人口多的户，军、烈属户也保证了百分之六十比例的预分口粮。这一把火烧得大伙儿心里热乎乎的，满心地拥护李耕这样做；也烧得董清明的牙疼病犯了，肿了腮帮子，张不开嘴说话。

这第二把火，是撤了地主分子、外号“老套包子”靳伯源的园头。

老套包子这个园头，早就该撤。大前年，大队提议让老套包子当园头，社员们就反对。当时，大伙儿找到大队部质问：“为啥硬要老套包子当园头？”副业大队长谢横顺说：“菜园子是个招是惹非的地方，你过来吃两条黄瓜，他

过来尝一个萝卜，不是丢了，就是少了；当园头是个得罪人的差事，谁都不乐意干。老套包子去了，咱们对他就另个样了，要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再说，老套包子土改前在家闲着没事时，伺弄过园子，有这门手艺……”不等谢横顺把话说完，有的人说：“这是个啥理儿？”有的人说：“谢大队长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得听老套包子的了？！”大队长董清明呼地一下从凳上跳起来，大巴掌一搨，说：“谁说的？——听我的！”他见大伙儿齐反对，粗脖子红脸发火了，“谁能把园子管好，我就用谁！我就认这个理儿！”就这样，硬是让老套包子当了园头。可打那以后，菜园子的菜籽、节令青菜，看着比原来象是多打多收了，可队上的收入不见多，社员也不见多分。日子长了，社员们就看出点门道来了，发现菜园子有“耗子窟窿”——每茬青菜下来，老套包子总是捂着盖着给副大队长家送上几斤尝尝鲜儿；东街孙富旺那些户去买菜，不管交多少钱，也是背上岗尖的一篓子走。菜籽呢，是老套包子和副大队长谢横顺交接，卖多卖少有单据、有钱数可查，可种多少、收多少菜籽却没个准数，谁能摸着这个“窟窿”的底儿呢？对待社员怎么样？——老套包子卖菜从来是不抖落土，还洒点水，让你看着，菜是鲜灵灵的，上秤是高高的，临走还给你搭两棵，好象是多给了，你要过秤，准少不多。有个社员说：“他还是石门楼时的手段！这个响水湾一带闻名的老地主，那时卡长工可卡得厉害。我在他家的油坊院当榨油工，那简直把我的骨头都快榨干了。他说，当榨油工给

双份工钱，可进了那‘油坊院’，你就知道了：他让驴歇脚，人拉磨，每人给一个牲口用的套包子，日夜锁在磨上。磨不响了，他就来了，轻的骂重的打，说：‘记双份工的帐，花的是驴价钱，又想不干活，又想多挣钱哪成？’看看，这老鬼有多刁毒！后来，长工们联合起来，把他骗到磨道里，也给他戴上套包子，痛快地把他当驴打了一顿。他央求我们开锁给他解套包子，我们说，要开锁，都得开！他只好答应了。这样，长工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‘老套包子’。今天，他那本性还没改呀！”……老套包子办下的这些事儿，大伙儿心里是一清二楚的，可是说了也白说，提了也白提，只好有气压在舌根下，有火憋在肚子里。

那天晚上，李耕在社员大会上，代表党支部宣布：撤了老套包子的园头！社员们比三伏天吃冰凌锥儿还痛快，积压在心头的话，开了闸似地涌了出来——

有的社员说：“党支部的决定，我们举双手赞成。阳坡庄一千多口人，只有地主分子能当园头，这是长谁的威风？”有的社员说：“老套包子拿着队上的菜籽钱，在莲塘集下饭馆喝酒，还借酒发疯，说‘砍倒了大树，好有柴烧’。老套包子敢这么猖狂，是有人撑腰。”

这时，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接着说：“对！老套包子这么香，干部有责任，有的人眼睛里没有群众，没有贫下中农，和他界限不清。谢副大队长，你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说这个话的是桥北庄的陈二。别看他快六十的人了，腰不弯背不驼，浑身的腱子肉瓷瓷实实的，连毛胡茬子的

长脸，闪着黑黝黝的光，隔山说话不用喘大气——一副大嗓门，站在人群里象尊石塔。他是全村有名的耿直老汉，袖筒里不捏手指头，眼睛里不揉砂子，一心扑在集体上，遇到不公正的事情，不管是干部还是社员，他都敢说敢道，在村里很有威信，大人小孩叫他楞二爷，很是敬重他。

坐在前排，紧挨着大队长清明的谢横顺，听了楞二爷的发言，条型的黄镜面脸上，肌肉抽搐了一下，坐不住了，想要张口说话，但是，斜眼一看身旁的大队长清明没事人似的，只管噗噗地抽烟，他脖子一缩，也埋下了头，把拱到嘴边的话硬咽了回去。

跟着，态度文静、说话沉着的王桂花站起来发言了。她声音脆亮地说：“二爷说得对，咱村有些事，就是好人不香，坏人不臭，搞歪门邪道的人受宠，正经八百走正道的人却得不到支持，这些，我们党支部有责任；我们党支部也有责任把这股风刹住。”

王桂花一九五九年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一九六〇年入党，是大队团支部书记，去年秋后又选进党支部委员会，是支委会里最年轻的委员。社员们听了王桂花的发言，拍起巴掌来了。会场里象开了锅，一片沸腾。人们纷纷说道：“桂花说得在理儿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……

李耕看了看埋头抽烟的清明和谢横顺，面向着群情激愤的会场，把手一挥，等人们安静下来，大声说道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今晚，大伙儿对老套包子的批判，很好，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，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，

鼓舞了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斗志。别看老套包子表面上装得象只羊，他可是皮蔫心不死的葱头，恨不得趁这几年天灾，一脚把咱们农业社踢腾垮，重新骑在咱们贫下中农的头上，过他那石门楼的日子。社员同志们，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，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啊！”

会场上，一张张脸扬着，一双双眼睛看着李耕；听着他的发言，琢磨着他话里的滋味。静静的，只有那嗞嗞啦啦的抽烟声。

李耕拧上一锅子烟，点上，平端着，接着说道：“眼下，是种秋的节日，可是老天作对，黄风揭天盖地，滴雨不落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！我们只有一条道，就是干，不靠天吃饭，靠两只手去创造！天大旱，我们顶着黄风大干，让老天难不倒我们，让帝修反压不垮我们。这场向天要粮的斗争，也是和阶级敌人斗，和帝修反斗！社员同志们，不干，哪来的社会主义呀？我们要变旱年为丰年，要抗旱种秋！党支部决定，下一步兵分两路，抽出团支部书记王桂花、民兵连长李拴柱等七个人，由我带队上雾岭探泉找水，后天出发。割打收藏、整地种秋，由清明大队长负责。同志们，今后我们党支部的工作，希望大家监督，有什么缺点、错误，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批评意见。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上靠党的领导，下靠广大群众，十个指头攥成拳，阳坡庄一定能搞得热气腾腾的，一定能在大旱年月里打个大胜仗！”

李耕的话音一落，会场里发出轰雷般的掌声。大伙儿

争着抢着表示：坚决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挑水抗旱，大干、苦干，胜利完成种秋的战斗任务。

这样，一场批判地主分子老套包子的大会，变成了抗旱种秋的誓师大会。

今清早，李耕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一边穿鞋一边冲着外屋嚷：“娟子妈，晌午我不回来吃饭了，明儿要进山找泉，今儿得把准备工作张罗完善。大绳，还得进城现买呢。”

拴柱妈扶着门框，说：“他爹，你把这两个窝头带上吧。晚上你可要早点回来，好商量拴柱的事儿。”

“拴柱的事儿？……啊！成啊！”

.....

拴柱妈想着这些，心里热滚滚的。

她想，这阵老头子该回来了，说不定早到家了呢！她又抬头望了望天，在响水河的石堤上，一脚高、一脚低地朝家走着，刚走到龙王庙前，听见一阵阵咕咕隆隆的响声。这时，从刺槐、蔓柳相夹的山道上，颠颠簸簸奔腾着一辆惊了鞭的牛车，一溜烟尘，进了桥北庄，在深沟一样的大道上跑着，向石桥飞扑而来。

“唉呀，惊车了！”

“是大黑犍子牛！”

聚集在跨河石桥上的孩子们，看到惊车喊叫起来，奔跑着，闪下石桥，向路两旁的石坡上躲着。拴柱妈一手挽着腰间的毛蓝布围裙，顺着车声，打着眼罩，张望着向桥头冲来的牛车。

孩子们一叫一跑，才从地里回来的大人们，也停住了脚，仨一群俩一伙儿，瞅着那飞跑而来的牛车，大声议论着：

“这是富旺送筐使的牛车，出去三天啦，才回来。”

“听说他送完筐，就拉脚去了。”

“哼，可让他逮住进钱的财神了，没命的使，把这牛使惊了！”

“后头有撑腰眼的，要不，他敢这么放肆？！”

“看，快看，车要离道儿啦！”

“啊——”

牛车象个醉汉似地跑过来了。那大黑犍子牛，头高架大，浑身是汗，晃着两只长刀似的犄角，执拗地向前冲。一上石桥，发疯地兜着圈子，高高地挺起脖子，暴躁地拧扭起来。那劲头象是要把鞍套甩掉，要把大车甩散似的。噌地，赶车人在车辕子上立起来了，双目圆瞪，双手拢紧缰绳，嘿地大喝一声，一抖缰绳，往左一勒，往右一勒，那大黑犍子牛，头左一摆右一摆，看不见道儿了，听到“吁——”地一声长喝，车，嘎地停在石桥上了。

驯牛停车的动作是那么娴熟、果断，人们惊叹地喝喊起来了：“看，是拴柱！——真有两下！”

人们高兴地向桥头拥去。

拴柱放下缰绳，亲热地拍着大水缸似的牛屁股蛋，说：

“好你个牛爷爷，跟我打了一路的把式呀！”

围上来的人，轰地笑了。

拴柱长得腰粗背阔，强壮结实得象青铜浇铸的。紫红的脸膛，两道浓眉下，一双豁亮的大眼睛，宽厚的嘴唇，长着一层油黑的茸毛，一头短发上沾满了黄砂。上穿一件红背心，汗湿湿的；下身一件蓝布裤，高挽着裤腿，通身上下，透出一股精干、热诚、敦厚的气质。

拴柱一面和人们搭着话，告诉人们他进城去买找泉用的大绳，又赶巧碰上了富旺赶的这车，又怎样和富旺吵了一场才把车赶回来的；一面绕着牛车，检查了一下牛鞍套、肚带缰绳、车厢板和车轴。检查完，挺起身，喝着牛，过了石桥。

牛车来到拴柱妈跟前，拴柱妈打量了一下大黑犍子牛，望着浑身上下汗水淋漓的拴柱，忿忿地问：“拴柱，这是富旺套的那辆车呀？”

“嗯，”拴柱停下车，抚着牛背，“他用这车，在城里拉开脚了。”

“他啥事做不出！”

“这头犍子牛，生手伺弄不好就惊车。您看看，他把这牲口打成什么样子啦！”

拴柱妈下了坡，又周遭看了一遍大犍子牛，心疼地说：“这还是咱们立互助组时勒裤带买下的犍子……”

拴柱把大鞭子朝地上一戳，气愤地说：“使集体的牲口，奔私钱，这号自摸的把式，清明叔还当宝贝呢。我看，他这个副业组长应该撤了！”

拴柱妈两条稀长的眉毛向下压着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天黑了，快卸车去吧，你爹还等着大绳哪。”

“是喽！”

拴柱呼地跨上车辕子，举起大鞭，鞭梢在空中象风车似地转了一圈，“叭”地一个炸响，大黑犍子牛一抖耳朵，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响声，大车在高高低低的石板路上走了。

拴柱妈目送儿子把大车赶进大道路西的二队饲养院，然后朝东街正中间的家门口走去。一路走，一路还想着她的心事。当她听到孙富旺媳妇——小臭子妈尖腔细嗓喊小臭子回家吃饭时，断了她的思绪。她猛一抬头，发现自己走过了家门，快到李老宽家门口那棵歪脖柳前了。这还是她心里有事，有数的几次，回家走过了家门口。

她急忙走上斜坡道，瞥了一眼那位扶门喊孩子的邻居，拉开了双层秫秸门，走进了院子。她本打算早一步赶回来做饭，别让老头子等得着急，进了家门一瞧，静悄悄的，她放心了——老头子还没回来呢。

这院子不大，是全村唯一用秫秸做墙的院子。坐北朝南，有两间低矮的石墙草顶房，也是全村唯一的四口人住两间房的人家。这院子是个刀条子形，收拾得挺整齐，除了放粮食、又住拴柱的小仓房外，还有一个猪圈，另外是木料垛，一个石头堆，使空地只有五尺见方那么一小块。就是这一小块地方，一年四季总是绿茵茵的。从春到冬，菠菜，韭菜，茼蒿菜，大白菜，小白菜，还有那爬墙上房的老

倭瓜，一茬接一茬，篱笆墙下是豆角子，石堆边是两垅大叶子烟。连天也不让空着，房檐前、猪圈上搭着丝瓜架、葫芦架，进院里，象走进了一个绿色的天地。今年不行了，天旱的邪虎，除了老倭瓜、大叶子烟还旺，青菜长得不景气，比往年都矮小稀弱，但是，院里也还是没有闲地方。

拴柱妈打扫净身上的土，进屋扎上围裙，堵上鸡，喂了猪，带手拾掇了院子。做完这一切，她就抱柴禾，洗手，在有后门的外间屋开始做饭了。她抱个盆子，到隔扇门后的小缸里舀面时，猛地，发现李耕的粗布小褂搭在门上，心里一动：“他爹回来了？咋不见人呢……又走啦？”

拴柱妈伸手从门上拿下那汗碱花花的小褂，愣了一阵，放下面盆，拿出洗衣盆，坐在院心洗起来，洗净晾在丝瓜架下的过风处，回屋舀面，和好，炸了酱，锅里放上水，在隔山墙的小方玻璃窗透出的灯光下，一边烧着火，一边擀起面来。低矮的屋子里，顿时，弥漫着蒸气和炸酱的香味，那热气顺着门框，一团一缕地向蓝深深的夜空飞去。

这时，双层秫秸门“吱”地一声，开了。

“妈，我爹回来了吗？”

娟子没进屋就喊开了。拴柱妈还没答腔，娟子已经蹦到灶前了。

娟子细挑挑的个子，比同般大的男孩子还高，象株秋高粱似的，长胳膊长腿，浓黑的眉毛，高高的鼻梁，微厚的嘴唇，长得可象她爹了。一张山喜鹊似的嘴，一天价喳喳不停，全村找不出个对儿来，一家人一天说的话，不够